

飛昇的菊花

兩篇皆須準備

陳幸蕙

晚明小品文家張岱，在有名的陶庵夢憶中，曾引述朋友的話說：

「濃、熱、滿，三字盡茶理，陸羽經可燒也。」這樣的話，說得乾脆，但細想之下，也未必盡然；至少，夏日冰鎮過後的菊花茶便是個例外。當然，隆冬深夜，靜靜啜飲一壺溫暖的鐵觀音，可以享受「以茶當酒」的寒夜之樂；但炎炎夏日，手捧一甌冰鎮透心的菊花清茗，涓滴品賞，卻另有一番幽趣。

而做為一個飲者，仲夏之際，我獨鍾愛菊花茶，是因為那樣一鉢漂浮著菊花的澄淨之水，似乎具有一種溫和無邊的法力，能使人自酷熱煩躁的死谷中飛昇起來，就像一朵朵圓滿小巧的菊花，在水霧氤氳之中，自杯底飛昇至淡綠的水面一樣。那時，所有焚亂浮囂的意緒、忙迫勞形的人事，都化作寂淡的煙塵，自心頭遠去，因此，人雖仍在火熱熱的人間，但心境安閒，卻無異置身茂林修竹或一方荷亭之上，悠然避暑了。

透過菊花茶，飲水思源，我常不自覺地想起我們的老祖宗，在品茶藝術上原是如何地精緻獨到。日本的茶道，一向規矩太多、講究太嚴；西方人又喜歡不倫不類地在茶裡傾注牛奶、方糖或檸檬，完全是喝咖啡的方法。似乎只有我們聰慧的老祖宗，懂得在身心閒適之際，不藉外物地直品佳茗本味；如果一定要添加什麼，那也不過是投下三兩朵「精、燥、潔」的乾花，如茉莉、杭菊之類的，去增加一注清茶的風致罷了。

而當砂壺裡已然沸透的滾水，沖注至杯中，所有的菊花都變得圓潤起來的時

後，你必然會由衷感到驚喜。因為中藥號的錫罐裡，那樣輕輕縐縮成團的小東西，竟會以如此輕盈流利的翻飛方式，在沸水中昇華它們自己，開始第二度的生命；只是這一次，袖珍的淡金菊花，不開在枝頭，卻安靜地開在茶盞裡。

所以，夏日芳醇的菊花茶，不只是平淡單純的杯水而已，在啜飲它獨具的苦香之前，那樣一幕神奇浪漫的飛昇短劇，實在也是一則值得回甘、值得品味的微妙啟示。

十幾天綿密陰雨後，終於放晴。被戲稱為「龍貓小徑」的運煤鐵道，依舊靜謐地平躺於森林邊緣，彷彿荒廢了般。從十分老街降煤廠走上山，抵達候車處。再沿狹小的鐵道轉個彎，遙望著這條伸向遠方五分山的鐵道，原本期待米黃色的獨眼小僧，亮眼地緩緩駛來，但落空了。

不過，空蕩蕩的森林盡頭，還是有一輛小車停泊。只是長相甚為奇特，彷彿日治時期的台車。但現今怎麼可能有此交通工具，仔細瞧，真的是輛台車，而且旁邊還站了一個中年男子正在推動。

難道台車要重新在此復始？我正狐疑時，那人已緩緩拉著台車接近。再認真端看，原來是修理鐵道的師傅，台車上放了許多工具，諸如柳葉鋤、十字鎬、拔釘器，以及鐵鍬。木箱子裡還有幾十根枕木釘，以及許多碎石，加上一根廢棄的鐵軌。

這位年紀和我相近的師傅正在檢視和維修軌道。最近常參與手作步道，因而對此修路功夫和器材特別敏感。一個人推著台車的狀態，或許，可以稱為手作鐵道吧。

前幾日連綿大雨，按過去的經驗，鐵道周遭難免有鬆滑，有些泥濘之地可能局部塌陷。惡劣天候一過，往往是鐵路巡查員最忙碌時，大部份工班都得出去巡視，走完全部路段檢視是否安全。

此條運煤鐵道也不例外，雖然不運煤了，只剩幾部獨眼小僧載著旅人偶爾去來，但安全至上，還是不得疏失。更何況，小火車是新平溪煤礦的重要賣點，沒了它，旅客恐怕更加不會到訪。

從一個鐵道迷的角度，看到這位手作師傅的出現，毋寧是更加興奮的。畢竟這是碩果僅存，唯一還在行駛的運煤小火車。若沒鐵道師傅的巡查和修理，獨眼小僧便無法從森林彼端的礦場駛出。